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三

佚名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延冥搜挪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邱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鉤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此詩亦直敘其事而氣味奇譎瓌麗又別一

格因所巡者。巡幸榮禮。又兼靈奇怪異之事。故又用此等筆法以傳之。言東山洪濛之氣。乃湯泉之所鬱蒸。故宮殿居於其上。以待翠華之臨幸。每至十月。則樹羽於此矣。夫泉本寒而爲地中陰火之所休煮。遂溫煦如湯。而噴薄所至。漲而爲池。嵌於山巖幽阻之地。當至尊入御之時。有如滄海之浴赤日。光氣騰耀於空中。環抱龍樓。霞彩炫目。此神物之所

以感召而起也彼湯東之靈湫者乃用壯之
龍中夜挾風雨而來摧林邱以爲窟宅望之
如瑤池倒影蒼江屈注味甘而體滑斯固幽
靈之可怪者於是乘輿於休沐之暇御閶風
而登曠原冥搜所過萬乘拂天且車旗偃蹇
留連之下命官致祭簫鼓蕩而異香浮鮫人
獻綃曾視沈牛於斯時也天子之光寵與幽
靈之徵應默相契合故百祥奔赴古先莫儔

於是用壯者潛其壯往之性化爲馴小出謝恩榮此金蟇之所由出見者也至尊旣顧其誠王母亦會其意則幽靈出見之意旣畢可以復歸於虛無而還其長黃之體矣下四句奉同郭給事意作結此篇自臨幸說入轉到冥搜觀水然後用初聞二字倒入用壯擘石摧林一段純乎史公筆法至於接坡陀金蟇於百祥莫儔之下則是實有其事鋪張幽明

感應之奇理。錢註謂指祿山猪龍等事。則求見其然。蓋少陵之詩。多有隱寓時事者。然必有自然之語脉。一定而不可易。非可强爲附會。此篇則絕無此意。必欲牽撦。則可以不必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

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直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眞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事會見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此詩因送勸落第歸而自傷其遲暮也才質不足雖不第不足悲才質雖足而年尚富亦不必悲以其猶有待也此暫蹶者之未失而偶擢者之非難尚可爲咳唾皆珠者解也獨至於鬢已白矣而仍然貧賤躑躅於春光淡沲之間與少年懷才不第者握別其苦當何似耶此所以酒盡客醉而已獨悵然淚零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鄭虔三絕親見許於玄宗而不免於貧賤者以一時之權奸小人交嫉之也少陵懷才不遇急引爲同調故得錢即沽酒以相覓以酒之外別無可以遣此襟期者以是牢騷益甚即潦倒益深官長之罵有自來矣彼官長者

郎嫉之者之與黨也夫孰從而憐之哉惟有蘇司業者當世之有心人也默默中爲之歎恨然又不能振而拔之以出於風塵之外又不可附而和之以涉於親比之嫌惟有時時賙以酒錢使得寬其懷抱不至抑鬱以速死若司業者固少陵之所感刻於中不啻身被其德而作此以美之且使之益因以爲勸而施之不倦也此少陵之所爲關切友誼者深

且至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天寶時事李林甫擅權於前楊國忠怙寵於

後明皇深居宴溺貪滿朝昏亂禍亂將作正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太白放還之後繼之以

巢父謝病而歸一以潔清自處不屑與惡人

同朝一以全身遠害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

乃君子明哲保身高蹈遠引之正義非爲塵

視富貴而欲苟從赤松子遊也此詩痛發此

旨故開口說巢父之去乃出於憤時疾俗之誠剛斷果決毅然不復返顧設使少有遲留便有若將浼焉之意此起句巢父掉頭不肯住七字便爲形容殆盡也然後承之曰去當安往耶亦不過東將入海隨烟霧耳於是生平功名竹帛之志不復措意所可長留於天地之間者惟此詩卷而已其所弋取者豈復論茅土珪爵哉拂釣竿於珊瑚之海樹而已

其所以然者蓋其心寧欲與深山大澤之龍蛇共遠而必不屑與當道之豺狼同居寧欲與春寒野陰之暮景同風必不屑與噂沓之豪華同其聲欬是以虛無之中若有迴雲車而指點其歸路者此君身自有之仙骨明於去就豈世人所得知其故哉夫巢父掉頭之時去志已決而不知者尚欲苦死留之以爲惜君也夫其惜之之意不過謂富貴不可捨

去不知巢父之視此富貴曾不若草頭之露不足以當一瞬故惟有定靜之識如蔡侯者乃爲知君惜君而意猶有餘於知君惜君之外者則清夜置酒以送其行耳然此離席也非一主一客之所能盡歡且能盡悉其情事而其知其故者非少陵而誰故以少陵爲前席高山流水鍾期既遇賞音之餘月照離筵無復他語惟望時寄一書以慰故人但我三

人之中，將繼君而起者少陵，尙在未定之天。而三人之外，有先君而行者李白，爲得先幾之哲，故我本欲望君之寄書，反先欲煩君之寄問，今江東有白先在於彼，君此往也，寧不急與相見耶，讀此詩須看巢父是一個掉頭不住人，李白是一個先蒙放還人，少陵是一個流連不忍去人，蔡侯是一個靜觀自得人。眞一片光明錦繡可愛之極也。

之叫所不能自已者也二章言此長歌激越之事本非今日之所敢言而亦非古事之所曾有彼豪華比屋皆羽黨依附之流豈可勝數而適遭其害者自宜欷歔欲絕顧何至使我弟姪其傷其類而迸淚如雨也三章言此生既所遇若此矣復更何所希冀惟有促觴而歸短衣匹馬甘作微賤看此凶惡人貫滿之後自有扼其吭而制其命者如猛虎之爲

李廣所射實爲快心耳夫李廣終身不侯而能射石飲羽借以爲喻其所以吐胸中之氣而置生平之怨毒者兩爲精當也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風飇

官定後則前此之官未定可知也官定後戲

贈則此官之定而不足爲定亦可知也少陵栖栖皇皇試考功試尚書上三大禮賦急欲求進而河西不拜則前此之不定也及改右衛府曹參軍乃就職者亦爲貧而仕耳豈立朝行道之志哉故戲贈之曰前此之不定宜乎其不定也爲怕趨走與折腰故耳今此之定豈遂爲定亦不過因微祿可以供耽酒狂歌可以託聖朝若使無此微祿豈惟無酒可

耽勢必至於飢餓不能出戶則惟有急返故山與聖朝永訣矣而今幸也藉此微祿可以眷戀聖朝或者一旦得行吾道則致君澤民之志猶有待而展而何爲汲汲故山哉此所以歸與盡回首風飈耳故少陵前後聲口人品學問只是一箇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亦何愚竊比稷

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一作腹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此詩一篇分爲八節首一節言許身之愚雖白首成濩落而意彌激烈也夫稷與契皆古之聖人奈何以之自許然既欲堯舜其君則不得不以之自命夫既以之自命則黎元之憂不能暫已豈惟老大甘愚拙之誚雖至於

蓋棺亦無變也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此第二節言我之立意若此豈不知人生頗有瀟灑之樂遯跡江海誰曰不然無如人性各有所偏不可以强奪也夫吾何性哉吾猶傾陽之葵藿但知吾君實聖必不可捨之而

別有事事亦非謂廊廟之才非我莫搆但既生逢聖世則必不忍訣去雖効一長一職亦所甘心特始云以契稷自期而此忽言豈云搆廈似乎前後自相矛盾不知非矛盾也蓋始以立志言則所自命者宜廣此以適性言則所應就者宜寬自命者廣則學殖須富應就者寬則遇合易爲言固各有攸當耳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輙擬偃

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絶

此第三節言我之性旣在傾陽何爲硜守介節至今猶兀兀爲塵埃所沒耶不知古人有云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我雖性在傾陽然不過欲盡君臣之大義非如彼螻蟻輩之自求溫飽亦非若大鯨等之竊取名位

自當進禮退義致身以道而豈以干謁爲事哉雖愧巢由之節未能即易而一段廉恥之心終不可失是以沉飲放歌自遣愁絕耳以上三節一節言稷契之志不可易一節言葵藿之性不可奪一節言廉恥之節不可渝是則少陵之進退實有合於聖人之道既不失之亢亦不失之隨而終於不合則時命之窮非可强也於少陵何尤詠懷已盡於此下

始敘自京至奉先事。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此第四節。言自京夜發之始。正值歲暮之時。霜嚴風裂。不能已於行者。以妻子異縣。不能不一顧也。使指不得結之下。卽接老妻異縣云云。則無淩晨過驪山以下二百一十字。無如途中之所見。又有燮然感觸於忠君愛國

之懷者不能已於一詠故又有五六兩節文

字總得謂之詠懷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

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

動殷樛嶱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

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

此第五節述途中所見有觸於懷者蓋驪山乃湯泉所在明皇每年巡幸於此駐蹕遊宴君臣歡娛賞賜淫濫而不知其皆出於寒女鞭撻誅求民不堪命親幸之臣無功而受賜苟有心人宜惕然知懼也看他說聖人筐篚恩原有至理臣不可忽只說臣受之難不說君賜之過出脫明皇爲尊者諱是立言有體處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淸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此第六節言諸臣豈惟干冒非分之恩亦且恃其寵眷盜弄威權無衞霍之功而襲衞霍之勢招取貨賂恣淫怙侈曜此私人豈恤富厚聚於一家而饑饉盈於道路乎言及於此

慼焉、心傷、不忍更置於口、故曰難再述也、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尋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此第七節、入事之可傷、既如上文所言、而途中所涉之艱難、尤有可畏者、官渡之水、由西而下、高出崆峒、天柱欲折、河梁枝撐、行旅攀援、當此霜嚴指直之秋、而甘爲跋涉之險者、

以十口隔縣不能不顧也下節接此節並遙接前第四節中間陡揷五六兩節文字於中者因所見之感觸而發奇兵衝陣橫出一枝章法之變若此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

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此第八節。始言至奉先後家事之可悲悼者。至於貧病死亡。總由所志不就。而貶節不爲以至於此。不獨無所怨尤。且於安命之中。作知足之想。既免租稅不隸征伐。過分已極。此以見君子之處世惟知退以自安。絕無干進之咎。彼其平昔之沉飮放歌。惆悵愁絕者皆

以爲致君澤民之故非以求溫飽故當此窮困之餘仍然軫念平人失業遠戍而憂端須洞不可移掇耳嗟乎少陵生平之志盡在於此其作詩之旨盡由此而發故遇有關於君國之大則託諭以規切時政之得失則剴切以敷陳而懷才不遇者必引爲同心誤國懷奸者必誅鋤其隱慝至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每自寫其天懷之樂而淡泊明志寧靜致

遠未嘗不處處流露豈膏粱富貴紛華氣餒
中人哉自比稷契抗懷伊呂良非誣也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
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
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自奉先詠懷後遂至白水。其所作如少府畫障歌。崔少府高齋觀三川水漲諸詩。句句字

字追琢入妙。耐人尋味。然不過直。敘所見。無別喻意。故亦不復著論。此詩以少陵忠愛至性。當末事時。久已抱危亡喪亂之憂。而又不忍恝然掉頭引去。以全身遠害。今躬陷賊中。親見逆臣犯闕。御座蒙塵。倉卒之中。六飛遠馭。諸王孫不及扈從。備極荼苦。能不悲從中來。放聲一痛。此哀王孫之詩所由作也。獨是於哀戚之中。寓箴規之旨。言人君於治安之

時不可無危亡之慮苟徒燕雀處堂宴安弗戒一旦禍至遂絕無警備其皇迫有不可勝言者此城頭白烏夜呼啄屋題陵妖沴之氣至以蟲鳥之微敢於鴟張若是其言屋底達官郎指玄宗以至尊不可以斥言之也觀下文金鞭九馬等字便見夫以天子之尊不能內安外攘至長驅犯順乃走以避之且至骨肉俱不能待致令王孫備受荼毒腰寶玦而

泣路隅。竄荆棘而無完膚。最苦是乞爲奴三字在中。情景逼眞。蓋禍難切身。非爲此不得已之計。則難免也。王孫之可哀若此。夫旣哀之。又當弔而慰之。言王孫勿爲此過悲之語也。高帝龍種。自與人殊。今之豺狼在邑。不過一時運數使然。而國祚固無恙也。不久當自復耳。王孫但當善保其千金之軀以待之。所恨狙獪滿塗。非可與王孫長語之時。但爲

少立斯須。一言寬解。今雖潼關新敗。朔方健兒之勇銳。化爲血腥。然竊聞新君即位靈武。四方效順。單于花門之屬。悉欲代國家討賊雪恥。人心之歸。即天命之與。此五陵之佳氣。可一望而知者也。但所聞之言。實出的確。王孫只可誌喜於心。愼勿疏失出口。爲他人所狙害也。讀前半首惻促痛憤。如小弁之怨。後半首諄誠懇欵。如小戎之忠。孰謂少陵之詩

非三百之眞蘊耶。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此章大書陳陶殃民之罪。以爲居安忘危者戒也。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夫棄民與殃民同而殃民之罪尤重者以其所敵之強弱有不同故也夫列國兵爭彼此多不教之民彼以此來此亦以彼往其失相等其死生皆在不可保之天是之謂棄民若殃民則明知敵人之強而以吾民陷之若以弱魯伐強齊草菅民命而擠之於死地是之謂用民如古者用人於社之用是非殃民而何夫明皇當開元

致治之後幾致刑措遂爾忘戰民不知兵而又寵用奸人釀成隱禍猝然而發迅若風霆彼皆剽悍之徒豈我內地夜不閉戶之民所能捍禦惟膺城固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奈何倡義集師使十郡無辜之民聚族而投凶暴之一燼故書其時曰孟冬言正當賊兵初至鋒不可當之時書其地曰十郡言搜括廣徧非一城一邑之旅書其人曰良家子言樸

質謹願。非朝廷素所訓練之兵。以是等人而使之嘗敵。則是借其兵刃。恣其砍殺。不必咨嗟顧盼。而半日之間。但見血流成渠而已。既無格鬬。自無戰聲。即無戰塵。而天清野曠。所固然矣。不知者皆歸咎於房琯之車戰。然即非車戰。亦不足以抗敵。蓋房琯之車戰亦豈眞出於迂謀以法古爲事哉。毋亦慮此良民非凶逆之敵。故欲借此輪轅之固。聊以自衛

而折衝不知此良民原非射御足力之人雖用車戰而無範我馳驅三刻踰溝之技適足以自僨豈能威敵耶而彼羣凶方將洗箭凱歌飲酒都市一日擊殺數萬人絕不爲病設使數日之間更集數十萬衆再來嘗試亦僅足以供其魚肉則亦何益之有哉然彼都人則不知死者之寃苦已甚且日夜憂危望官軍之復至夫都人何知而爲君相者其亦有

鑒於此而恫於中乎。抑未然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前旣有陳陶之敗。不數日而又有青坂之悲。

夫我軍之在青坂。不過飲馬山窟而已。初非

有前驅敵愾之思而彼黃頭奚兒者不過數騎目中藐視我軍萬人之眾竟敢彎弓馳突而我軍果無能一矢相加者於是任其戕害惟見白骨與寒山之雪交河之冰同其疊積耳嗟乎蚩蚩之眾既不能軍何必強為屯聚假飾一威武之名而徒以作強胡之京觀誠可悲矣故不若暫爲隱忍勿遽求勝須待至明年大軍四集賊勢就衰之時庶可一鼓而

成禽也故戒之以莫倉卒欲其勿驟出應敵耳有解之者謂勿倉卒解散殊爲夢夢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瓢棄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雪一也而對之者萬有不齊梁園之作賦謝庭之校詠陶學士之掃雪烹茶黨太尉之羊

羔美酒清濁濃淡各極其致而獨至於少陵當國破家亡身陷狂寇葵藿傾陽之志旣渺渺無由而十口存亡之幾又岌岌莫保以此等懷抱而又對暮雲風雪眞有不堪頃刻處者此愁吟之所不容已也獨是愁吟之時所賴或有紅爐綠尊之類可藉以排遣無如亂離之中又不可得此則惟有氣盡聲嘶欷歔欲絕耳而少陵則於此萬不可解之時殷然

念及新來戰哭之鬼若曰我已年老而當此困苦不勝愁吟然較之兩月以來陳陶青坂數萬無辜之衆一旦駢首受戮此其陰魂不散啾啾悲痛於風雪中者更當何如也則我今日之對此亂雲低暮急雪廻風猶爲美景瓢雖無綠猶可以作綠想爐雖不紅亦可以作紅觀是極寒苦中一點生氣自存留以俟將來亂極反治之消息躊躇顧望咄咄書空

正以見恢復之幾有在而非斬焉不振已也
亂雲二句雖以寫雪而又以喻賊勢之狂迫
其凶禍叵測觀亂急二字可見數州者謂大
鎬在鳳翔家在鄜時與各處勤王之師如李
郭之流皆是也此無限妙義總從一對字做
出須詳玩之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此題與前意同然對字之情由內出望字之感從外入此其分別也故言猶是春也而儼然在望者乃至令人不堪寓目以國言之則已破矣惟山河在耳若往昔之衣冠文物前朝後市俱消歸無有矣以城言之則雖已春矣惟草木深耳若往昔之太平景象士女歡

遊皆蕩爲荒茂矣且一春僅三月耳而觸心駭目大半皆烽火所望者家書耳而道途阻絕郵寄無從不啻萬金之難得春之既我者若此人壽幾何其能堪此離亂耶此感時恨別白頭之所以刁騷欲盡不復勝簪也最妙是花濺鳥驚二意蓋花鳥本春來景物之最佳者而今只足以感人之涕淚驚人之心魂是平日之所謂怡情悅志者今見之反增一

段悲悰花以感時言以花信次第開放足見時序之屢遷而天末厭亂反治無期也鳥以恨別言以鳥每求聲嚶鳴睍睆而人則兄弟妻子離散欲見無由曾不若鳥之聚處無恙眞寫盡離亂人一切總多非是情景寫對雪寒沍偏用樽綠爐紅字面寫春望離亂偏用花濺鳥驚字面使其情更悲而其氣仍壯故能異於郊寒島瘦而與酸餡蔬筍者遠矣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淸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因春遊曲江而動興亡之感以見明皇之失政至不能保其妃后也夫人君富有四海苟能任賢圖治不失臨御天下之道則雖寵愛一二妃后豈遂爲過無如信用非人假以權柄至宴溺於深宮不復知禍亂之將及一旦事起倉皇下殿遂至衆惡所歸及其所愛忍心裁斷流恨無極至求爲田家之夫婦而

不可得。豈不可哀。因行江頭而吞聲以哭。因覩昔之蒲柳。而憶昔之昭陽一人。固吾君之所不可暫離。而行則同輦。坐則隨侍者也。且惟恐其不樂而多設才人。以博其一笑。如此寵幸。豈意馬嵬一變。竟使血汙遊魂歸不得哉。自此永訣。而渭水東流不返。六軍深入劍閣。或去或住。向之所謂不可暫離者。今且彼此無消息矣。夫人生不過一情耳。雖在萬乘。

與匹夫何異雖在英明與庸愚何異淚下而沾胸臆在所不免雖社稷傾覆宗廟邱墟不妨漸圖恢復而死者不可復生此恨綿綿遂與江水江花杳無窮盡矣與言及此哀情孔多偶然之遊不覺黃昏日暮正胡塵滿城之時欲求一歸宿避害之地而爲南爲北亦茫乎其無定見矣此少陵忠愛之性不能恝然於君而爲此怨悁之辭也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飡。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同一作周家

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猶搆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此憶隔年自白水遷孥於鄜而感孫君之高義故為詩以紀之也言昔者避亂之始自白

水北走向鄜道經彭衙其艱險令人追憶難忘也是時避亂者多路無車載盡室徒步不惜厚顏於是乘月夜行但聞谷鳥參差作聲似吟謂遊子何但見其去而不返者此一句寫盡衆人匆匆避亂奔走神理或解作但聞谷鳥不見行人真是抹殺妙文妙義且不顧上文逢人厚顏句豈不自相矛盾耶下接云不惟跋涉之勞又且苦飢盡晝夜趲行不暇

作食而癡女疾啼不畏嵎虎之伺掩其口而聲愈嗔小兒强作解事謂道旁必有苦李之可飡不知古人之事亦偶然耳非凡属道旁皆有苦李之可索也且不惟苦飢又且苦雨一旬之中大半雷雨相牽攀於泥濘寒濕之中竟日止行數里而村落人家遼濶者中途不及宿處只得卑枝作屋野果充糧早行暮宿於烟水之中僅乃得達於同家窪欲少留

慰於此以出蘆子關何幸有故人孫宰者恰居其地邂逅相遇而高誼如雲延客於曛黑之餘張燈而啟重門煖湯濯足剪紙招魂妻孥相見涕淚闌干喚眾雛於倦睡之餘得以沾盤飧而醉飽以補數日來之飢寒困苦眞不啻拔我於雲天之上感激高誼已誓願與君永結爲弟昆又况空爾所坐之堂奉我安居俾得盡歡於其內耶當此艱難之際誰肯

豁然洞達。披露心肝。以故人爲骨肉者。此吾所以感刻於心。而念念不忘者也。今別來歲月已周。無日不思報謝。奈强寇搆患。猶未平息。安得身生羽翼。飛去墮爾之前耶。此少陵於陷賊時。追憶隔歲之事。而補作者也。孫宰不知何許人。亦可因此詩而千古不朽矣。

杜詩言志卷之三